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五十一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 兌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易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易傳○睽卦不見四德葢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睽濟之道周行己録

白雲郭氏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為亦難矣是以小事吉葢睽之常也易說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一无睽字義一作意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

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兊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

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天地睽而其事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

得天地之和禀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一動一静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悖焉其事則

類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用之矣睽之時用豈不大矣哉易說○睽和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語録

白雲郭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火性上令動而上澤性下令動而下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為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性上下相

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卦論之初説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為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彖先言睽之所以為睽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文王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

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雖睽不害於同事男女雖睽不害於通志萬物雖睽不害於事類葢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易說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先生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

者則有時而獨異益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故君子以同而異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

焉然則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為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葢言不同於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以同而異葢言同於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為事道則異矣易說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

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一作來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

有可合之道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焉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地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也故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之其失愈遠然天下方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之資直道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為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遇之而勿絶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葢以從大夫之

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易說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
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
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
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
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
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

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非期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常道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易說○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

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孟解

白雲郭氏曰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為言是以君子貴

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况睽之世乎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於時九二之无咎同於道故不待喪馬勿逐

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二實似之易說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

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

之間所以有如是難㞺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遇敵輿衛皆困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輿曳火動而上故其牛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乎其人天且劓劓者絕其通絕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而反故

无初有終葢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豈人為哉故曰天且劓（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葢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掣之睽豈六三之罪耶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譬猶无妄

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而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於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易說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

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一无處字）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

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益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尊位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之故交孚厲无咎益同舟而濟雖胡越无異心天下方睽

則遇而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孚也故雖厲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凡睽皆然而獨於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葢上居睽極四近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於求人以自助而已故求善士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也故交孚无咎

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易說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

而有慶也一有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文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膚九

四同體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能无咎乎故往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故孔子曰往有慶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世已為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也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巷五稱噬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

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盡之故彖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易說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

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

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説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

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並易傳○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很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

明之功也周行己録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於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亟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婚姻之道也故後有說弧之象焉

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而和則有无之際羣

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

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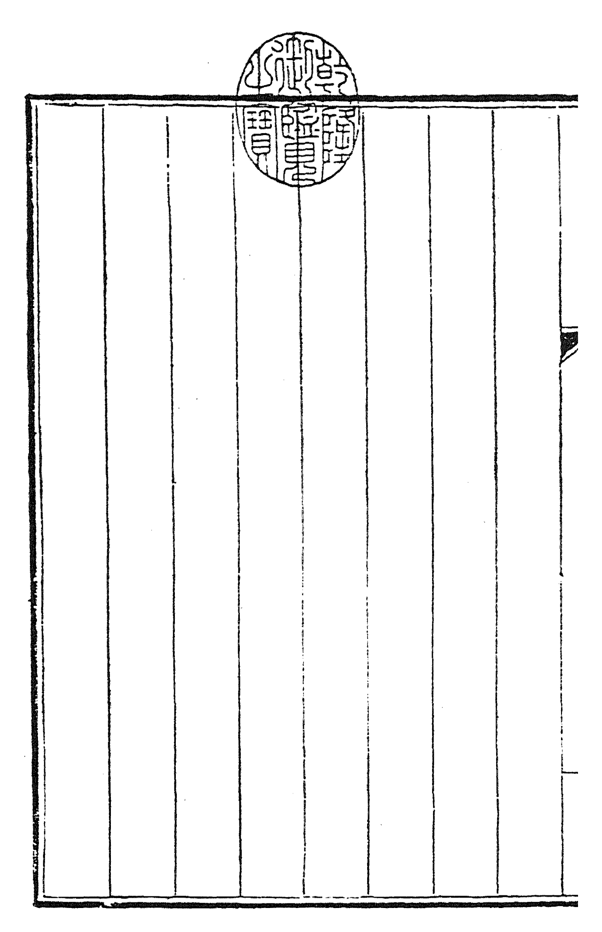
鼠无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无角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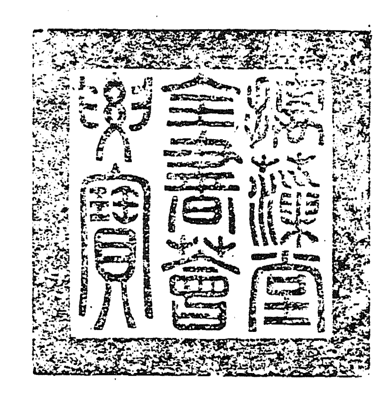
之疑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六第四頁後二行不任察而不之大

治也按此句疑有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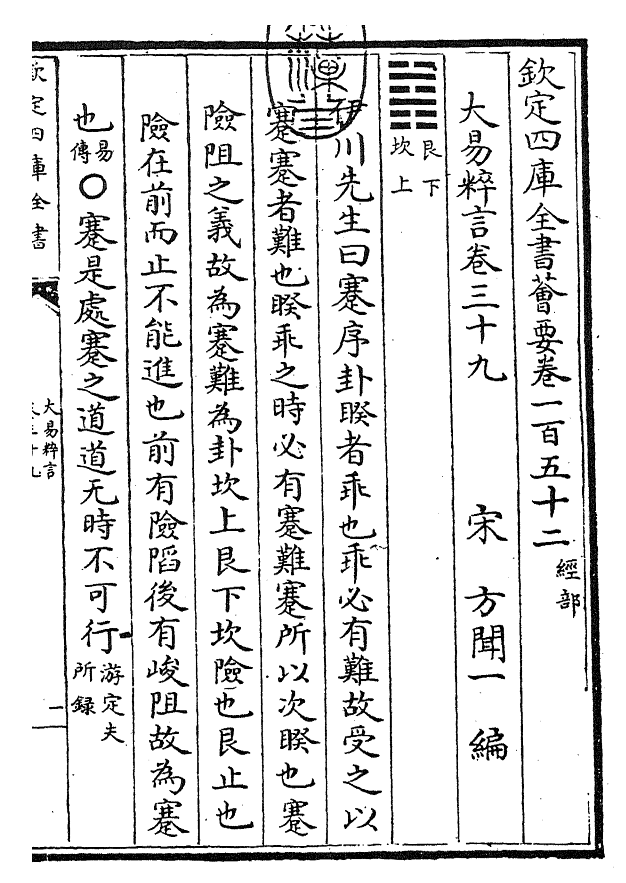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劉賛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三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易傳○蹇是處蹇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所録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无乎字守貞正一无正字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

入於邪濫雖使茍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為智者之事蹇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蹇者也得人之道先在反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易說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

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一作盡）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

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惟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

大人字大人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如一作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

時用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葢難在內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 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而止卦之所以為蹇也居蹇之時居易以俟命而已行險以徼倖不可也故利西南

西南順也止於險而不知變則道窮矣故不利東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於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於自動以濟險亦一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以自濟故蒙蹇必止而待人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寡助之至

至於親戚畔之道窮可知矣利見大人往有功者大
蹇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有濟必大人而後有功也
當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无不當位之失无不當
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於
治已故大人正已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已者至矣
所以為正邦之本也蹇之時用以見大人為主雖乾
龍飛見不過利見大人而止耳顧不大哉易說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伊川先生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巳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易傳○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

也蹇蹇不暴進内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音平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无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羅氏拾遺

龜山楊氏曰居險難之時惟反身脩德而已行險以徼倖君子不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之道无他脩德而已蒙也蹇也皆君子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德蹇曰反身脩德也蹇

利得朋而反身脩德者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大於反身脩德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説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於至善故曰反身脩德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易說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

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一作六有碩義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譽羙可獲易說

龜山楊氏曰蹇之初險在前也往斯蹇矣見險而能止則知之事也來斯有譽矣故往蹇來譽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為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譽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榮知止而不止則危辱故言來譽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易說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

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已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雖艱（一作蹇也）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

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易並

傳

龜山楊氏曰九五險之中也六二險在前也所謂王臣蹇蹇也人之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君臣克艱尚何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己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興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畜君之德濟君之

難其志皆同无尤宜矣初六以往為蹇六二以蹇蹇為无尤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失君此其所以異也易說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

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故往蹇也往蹇而來反則險得所恃矣故内喜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之時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

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於内故内喜之也初二陰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易說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伊川先生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

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為得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

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易說

龜山楊氏曰往則涉險來則乘剛故往蹇來連當位而止則不實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馬氏以連為難故輔嗣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為職今得其實矣易說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

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

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剛中之德為物所歸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在險所謂大蹇也中正而應能反身脩德者也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則居蹇脩德其朋來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蓋所謂反求諸已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易說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一作陰險一作蹇

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戹塞窮蹙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字）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

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陽剛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寛裕乃為吉也○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

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解繇同義（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居蹇難之極往則不足以出險而有應於内來則碩矣九五剛得尊位大中大人者也惟大人為足以解蹇之難比而從之其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為戒慎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

當濟難苟謹失身之戒則乖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內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內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彖言當位貞吉其曰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碩大也反身脩德至於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衆之所喜連則當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无悔吝凶咎而有譽反連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為智之事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五十三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

難解散之時也易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寛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懐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

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

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它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往則速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為屯動乎險外為解解與屯為內外亦與蹇為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

矣復者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於道難作之際速於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所往而後言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泰後否先既濟後未濟也易說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

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寛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

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卦之所以為解也免乎險而以順動則衆斯得矣此解之所以利西南也居解之時難方解矣故无所往則宜復有攸往則宜夙所謂宜復何也蓋天下方出於屯難則還定安集之時也作之則人弗堪矣故來復吉漢為畫一之法而天

下歌之來復之謂也所謂宜夙者何也蓋解之初與民惟新之時也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則草之宜夙也天下已定而人安於故常方且圖之則擾矣尚能有功哉武王克商反商政有未及下車而行者夙之謂也觀天地解而雷雨作則解之不可不夙亦天地之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為

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來復不為太過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黄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夫有難則有解解終復於難故解緩之時復存夙吉之義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甲

坼然則豈止人難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

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易說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伊川先生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寛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寛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

寛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方解民未知教不赦過不宥罪則民將無所措手足矣非新民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雷雨之作無間於大小姦惡皆解其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无所不及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緩之是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已自謀而已也古者罪有寛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

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盡解之大則未也易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也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

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

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

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則居險而不為難難生經

綸之時也難解則无事矣而有應乎上其義无咎而

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其為无咎蓋於剛柔之際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易說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

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

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

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

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

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

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

矢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

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所謂貞

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止合于五則得黃矢之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田者動而以時也往斯得衆矣故獲三狐古者燕居服狐裘狐疑而止解緩之象也得黃矢正者有攸往而夙也時惟剛中為足以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成况解難之時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云三狐

易說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

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

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語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貪以致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象曰其致寇自我又誰咎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亦宜乎幸而固守亦可鄙也凡來寇已者皆曰寇不必小人也易說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

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即解解之則朋信一作當易說正

龜山楊氏曰剛不當位未能无不孚也故解而拇以執取為事然不執非其有也故朋至斯孚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輔嗣以三為拇伊川以初為拇九四拘於應初不知朋至斯孚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易說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

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順得中而履尊位能維有解者也故能有孚於小人若董卓之誅卒至於京城流血蕭俛議消兵而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皆不

知維有解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中直之臣无所不緩故曰維有解吉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己以解難如天地雷雨无間於草木之微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其分也易說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

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墻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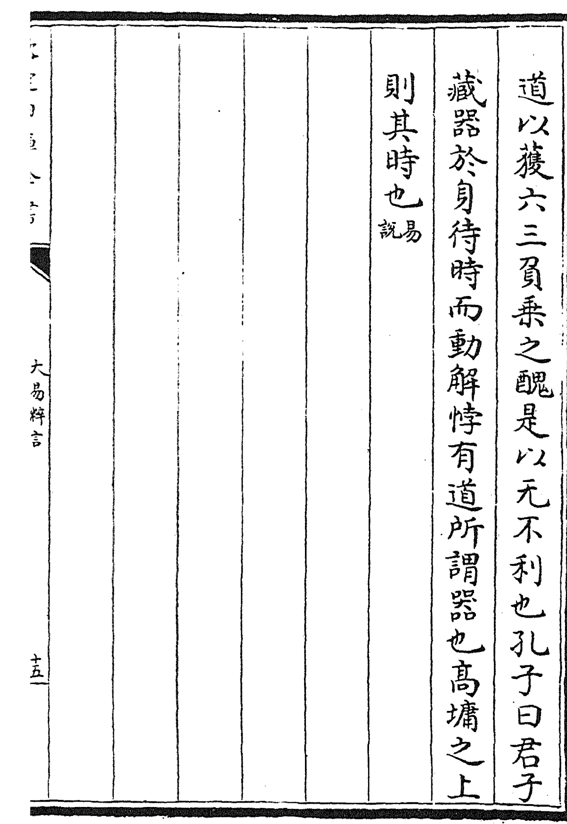
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

之也解則天下平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忘義而貪故以喻隼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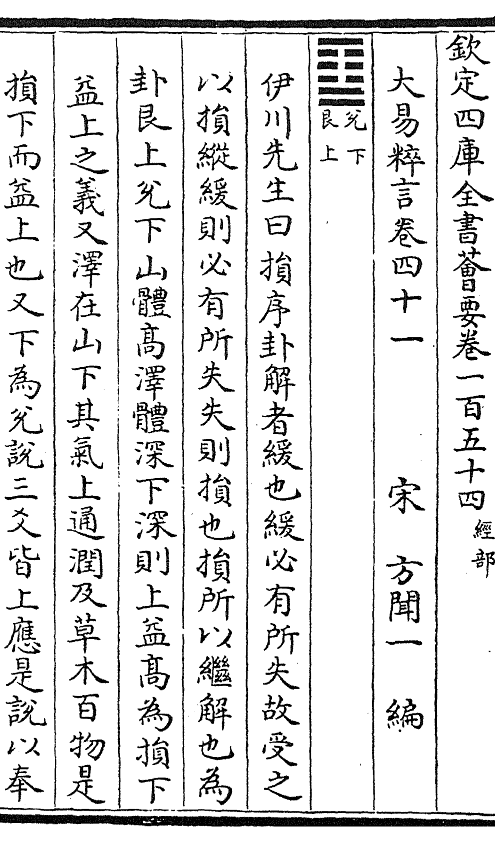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隼鷙害之物為害小人之象負且乘者也非上六其孰能去之上六居解之極有其位而又有其時以是解悖何不利之有蓋大臣之任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墉三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墉非隼之所當處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



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墉之上則其時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



大易粹言卷四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兌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

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兊之成兊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易傳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伊川先生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以享

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

復天理而已

益傳

白雲郭氏曰名卦之義以一損無復謂之損損而復益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難同也世以損有損下厚巳之意故以損為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下損上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為君子或損而為小人一治一亂莫不謂之損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為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說無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巳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惡之至至於有乎

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於有行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為偽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易說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

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元吉者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

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而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

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一作^^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易^^說^

廣平游氏曰損之三陽皆損已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已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而剛柔皆應故有孚損之不以其道則民不應不應則不孚不孚則凶咎隨之矣尚可以為正乎不可正則无往而可也損之以其道而民弗厲雖不盈禮鬼神其享之矣故二簋可用享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成兊坤之上六益而為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彖言

其道上行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進矣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偽矣伊川曰享祀之禮以誠敬為本儀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斯言盡之也祀事在所損則其它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末俗繁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為不及矣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偽損其末節寧儉之意也可僅辭也非中禮之享

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享剛亦有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遇其時則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為損益皆因其時而已易說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脩德可損者莫過乎忿欲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易說○五事以思為主故思曰睿睿作聖則德以思而後成也易曰損德之修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故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而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語解

白雲郭氏曰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為損彖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惡之所積偽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此損所以為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脩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易說）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

剛應於四四以隂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羡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隂柔頼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

為而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虚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巳事謂畢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於初也巳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巳往則咎矣以彖觀之損下為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為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象言巳事遄往尚合志者蓋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顔淵問克巳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請事

斯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也脩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易說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

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已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

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易說

廣平游氏曰兑之情説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既得中矣恐其鋭於有為而失中或至於畔道也○由中出者既已與人已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不可過也故初則酌損之二得中故利正征則凶矣滿招損謙受益中以為志則有受益之道也故弗損益之自初九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能已事遄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三損於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故以征為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德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為志易說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明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

无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入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二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

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葢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

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本為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彚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為得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為得

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為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為正應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己之德二三能无疑乎莊子所謂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兊三索而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構精絪

緼之義也夫天地之絪緼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此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人三陽也三陽彙征而損一人謂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得六三為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三乾也

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絪緼也以三人一人言之則六三兑女也上九艮男也故繫辭言男女構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慶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兑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陽盛極必損之道故於六三言此易說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

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喜也○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已亦可喜而无咎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益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之為卦用下益上則上皆獲益者也六四承乘皆陰偏於陰者也陰陽失其平則為疾初與巳應得陽而損其疾也為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疾害已者也先損其害已者然後遄有喜猶已事遄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於遄有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為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於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人之疾也孔子絶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顔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遠害易說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决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

降之福祐也益易傳

橫渠先生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

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時柔得尊位虛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居尊之位无不益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

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為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大貝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道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易說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

當變者也一无者字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大得志也者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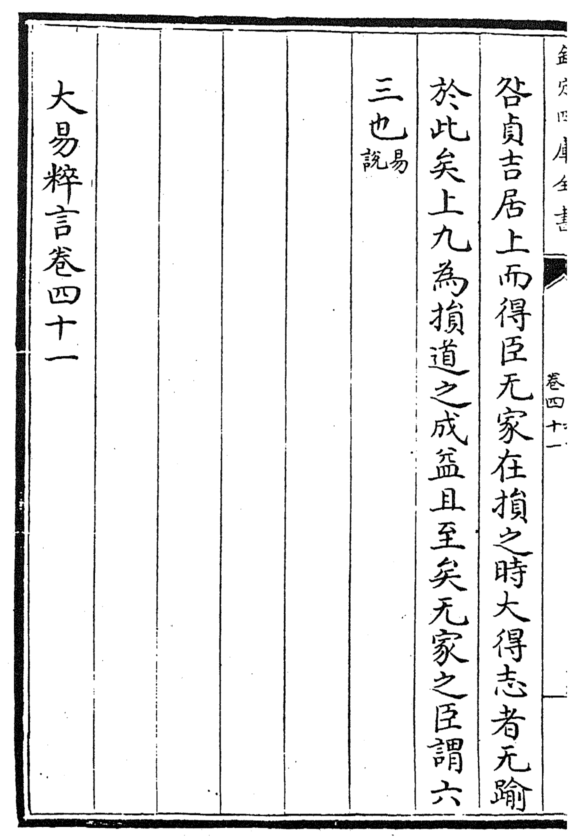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上九本為九三雖為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得臣无家言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易說

廣平游氏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上損之極矣損下益上至於極而不知止則終必亡而已矣能止而有節豈惟足以

補過猶可正而有為得臣而无家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陽止乎上能止而有節者也德宗之播遷卒有忠智之臣為之謀遂至復國非得臣无家之効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脩德而至於无



咎貞吉居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踰於此矣上九為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五十五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

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易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有益故聖人先求損脩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為善為君子失則為惡為

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主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彖虚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為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易說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為一无為字一作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

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一无所字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

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易益傳

橫渠先生曰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為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易說

白雲郭氏曰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為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為君而厚下也損不以君民為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耳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

損善而上行是自厚私已之道也故與益為異也然自脩德言之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為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矣神農氏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日進

无疆顏淵有若无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幷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為已事則无損矣惟有益而已與時偕行以言其日進而不已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伊川先生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易傳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於雷風也損之象言懲忿窒慾蓋言脩德之始務損去其惡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非謂懲窒

忿慾之未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慾之為惡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絶之所謂懲忿窒慾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言之不遷怒則所遷者善

矣故懲忿窒慾始也見善則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易說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一元至字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巳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

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在卞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_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終損益者始終之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遄往之時矣故言利用為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一卦言之則初九為益之始自損而至於益言之則初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脩德則无咎當興利之初故利為大作也損

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葢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於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為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於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有為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懲忿窒慾損惡之事固當厚而不敢

忽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蓋方忿未懲慾未窒之時非獨无以致元吉亦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易說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之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

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
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
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况
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
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
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
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
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蒙上之益脩報於下享帝之羨莫盛於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

益既遠於益為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為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有守斯為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為吉亦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於帝吉天益之也益象虛中而六二謙以居之是以致益之多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在謙之彖言天道益謙鬼神福

謙人道好謙益之六二皆得之伊川曰人之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來是也易說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

者字也果於為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于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

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禀承於上乃專任其事惟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為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為王者之佐也易説

廣平游氏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非必衣帛冠布挹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居動之極為益之過者過於益下雖不為凶而用於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於得中而後可以

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於患難則可固有苟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能固有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於水火之時也易說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

巽輔上而不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惟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

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_{並易}

傳

横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為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〇本為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為依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蓋上以益下為心也_{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非有為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志告之也易說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字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

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其求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益至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大得志也益之道於是為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惠心无

所擇也猶彖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易說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隂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謂一作當速改也○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

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益易

傳

橫渠先生曰未嘗損已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為文故又云自外來也益易

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

以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盈守成則知盈滿之戒古人深慎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則惟傷之者至是以至於或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姤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尚懼不免於擊況立心勿恒之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益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於極而莫

之與是所以謂之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是也且方盈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盈焉及其極也外來之擊斯亦衆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盈而至於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闚其户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其義皆同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二

謹案卷三十九第十頁後四行故能連合而下之

刊本下訛上據程子易傳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如屯初九之志正刊本屯訛此

據程子易傳改

卷四十一第九頁後七行不自損其剛貞刊本自

訛貞據程子易傳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況於鬼神乎刊本於訛其據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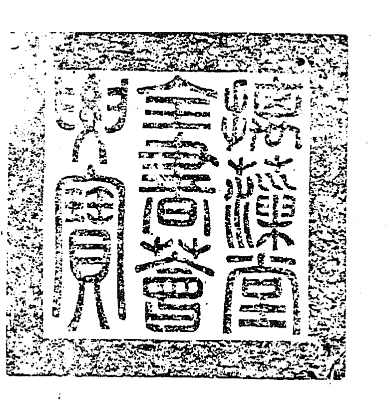
說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故居尊之位刊本居訛君據易說改

卷四十二第十二頁後二行當震動之極刊本當訛雷據易說及周易折中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非固有之道也刊本固訛閱據易說及周易折中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故莫肯益之刊本益訛並據程子易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